

冰心

儿童图书奖

获奖作品



等待录取通知的那个夏天

胡 炎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

等待录取通知的那个夏天



胡 炎◎著



地震出版社
Seismologic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等待录取通知的那个夏天 / 胡炎著. —北京: 地震出版社, 2013. 6

(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)

ISBN 978-7-5028-4262-8

I. ①等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. 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84519 号

地震版 XM3033

等待录取通知的那个夏天

胡 炎 著

责任编辑: 范静泊

责任校对: 孔景宽 凌 樱

出版发行: 地震出版社

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

邮编: 100081

发行部: 68423031 68467993

传真: 88421706

门市部: 68467991

传真: 68467991

总编室: 68462709 68721982

传真: 68455221

E-mail: seis@mailbox.rol.cn.net

http://www.dzpress.com.cn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

版(印)次: 2013年6月第一版 2013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: 710×1000 1/16

字数: 223千字

印张: 15

书号: ISBN 978-7-5028-4262-8/I (4951)

定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等待录取通知的那个夏天	(1)
微笑的雪山	(4)
收破烂的女人	(8)
烟雨江山	(10)
证 明	(12)
一家人	(15)
最后一滴水	(18)
母 女	(20)
煎饼果子	(23)
蜡 烛	(26)
承 受	(29)
秋天的走向	(32)
十五条手绢	(36)
最后时刻	(38)
飞翔在阳光中的鸽子	(40)
知 音	(42)
名 字	(45)
永远的朋友	(47)
蝴蝶飞	(50)
抚 摩	(53)
鸭 谋	(56)
流浪的花花	(60)

视 角	(64)
跑	(66)
钓 友	(68)
德升的泪	(70)
心中的萤火	(74)
大能人	(76)
独 立	(79)
反 常	(82)
回 家	(85)
极端抗拒	(89)
狼人日记	(92)
人 党	(95)
鼓 掌	(98)
腊 梅	(101)
角 色	(103)
笛声悠悠	(105)
变 迁	(107)
天 职	(110)
飞 翔	(113)
上山与下山	(116)
正义的眼睛	(119)
那夜的月光	(122)
壁 虎	(125)
沉默的古槐	(127)
淮河淮河	(130)
夜色苍茫	(133)
穴 王	(135)
凤凰涅槃	(138)

水莲花	(141)
民族唱法	(144)
口 哨	(146)
影 子	(149)
挚 交	(152)
点 火	(156)
血 蘑	(159)
锁	(162)
渴 望	(165)
秋雨如泪	(167)
阿昆的手机	(170)
饥 饿	(173)
最后一记钟声	(175)
落 叶	(177)
土 烟	(180)
放羊的老人	(184)
家 宝	(187)
犁铧套在牛身上	(190)
恩 人	(193)
元 宝	(196)
鼠 人	(198)
蚌 道	(201)
蜗牛的道路	(203)
飞 天	(206)
落 红	(210)
明 月	(214)
清 茗	(217)
竹 韵	(220)

冰心

bing xin 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

玻璃片	(223)
搀 扶	(226)
儿子的使命	(229)

等待录取通知的那个夏天

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夏天。

我的高考成绩很不理想，仅高出本科录取线3分。如果幸运垂赐我，我会走进大学的校门，而一旦稍有闪失，我就会名落孙山。

我的忐忑在逼人的暑热里不断发酵、膨胀……我开始失眠，接着，我的饭量迅速减少，一点胃口也没有。不久，我就瘦得皮包骨头了。

父亲常年在外，有一天，他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

“陪爸爸到乡下转转吧。”父亲说。

我不大情愿，但又不愿让父亲失望。

我们骑着车，穿过郊区，一直到了县城。父亲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，总骑在我前面。后来，我们到了一条河边。说是河，水却枯了，裸露的河床是一片开阔的沙滩。对岸一片树林，葱葱郁郁的。父亲说：“咱们到那儿乘凉。”沙子被日头烤得碳一样烫，脚刚踏上去，就被烧得跳起来。我唏嘘着，下意识地调转车头。父亲说：“都大男子汉了，还那么娇气？”说着，自顾在前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，虽吃力，却沉稳。我无奈，只得跟随。脚上的感觉渐渐只剩下了热，后来，连热也没有了，只有麻木。半个小时后，父亲上了岸，我还有段距离。我不能不钦佩父亲。父亲向我招手，给我加油。我也上岸了，一霎间，我有点想哭。

树林里确实是个好地方，荫凉很厚，而且有风，把疲惫一点点地舔了

去。坐下来拿出双脚，才知父亲和我都有了轻微的灼伤。父亲说，这算什么呀，他小时候天天就这样光脚跑，一点事没有。但是，父亲还是从附近掐了一些草，揉碎了，敷在我的脚上。过了会儿，父亲变戏法似的从沙子里扒出一个花生来。这是农民收割遗留下的，父亲说，这么大的沙滩，再翻找一遍至少能装满一个麻袋。父亲剥开花生，露出粉白的仁儿，放进嘴里，轻轻一嚼，由于沙子的烘烤，竟格外的香甜。

我们捡了截树枝，不停地在沙土里翻拣着，果真找到了不少花生，品尝了一顿天然的美味。

父亲说：“现在感觉怎样？”

我笑了笑。我很久没有这么轻松地笑了。

父亲说：“再难的事，一咬牙，也就挺过来了。”

休息了一阵后，父亲还未尽兴。我们骑上车，又启程了。这次，我们进了一片农民收摘后的果林。父亲说：“这树上肯定还有果子，你能给爸爸摘一个解解渴吗？”我点点头。我很快发现了一个果子，但长得很高。我不怕，脱下鞋子爬树。爬到了粗大的树杈上，再爬，树枝越来越细，心里面越来越虚。我不能再爬了，但我多想把果子摘下来。这时，父亲在下边叫我：“下来吃果子了。”我循声望去，父亲的手里竟托着好几个果子！我爬下树，心灰又自惭。父亲拍拍我的头：“长果子的树不止一棵啊，总有适合你摘的，人活着，怎么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呢？”

我默然无语。

第二天，父亲走了，我的心情却好了一些。我开始冷静地想一些事情，比如落榜后该怎么走，比如理想的院校未录取该怎么办。我有了思路，心中渐渐踏实了。

一段日子后，父亲又回来了。父亲拎上网，说：“咱们去河里捉鱼吧。”父亲过去捉鱼捉得上瘾，只是这些年调往异地，少有闲暇，很少下河了。

我们沿着过去经常捉鱼的河走着。该下网了，可父亲不下。父亲说：“走，往上游走。”这是我极熟悉的一条河，却又是极陌生的一条河。人

工的防护堤没了，花坛和草坪没了，代之以古朴的桑树、老槐、一人高的藤草和愈来愈分不清路的小径。一股沟汊，两股沟汊……蜿蜒着，交汇起来。水清得像空气一样透明，螃蟹在临水的洞口和水中的石块上悠然地爬行……

我有些沉醉了。

父亲说：“多走几里路，不一样了吧？”

我使劲点点头。

父亲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递给我：“看看吧，你的。”我接过来，意外的惊喜让我一下子痴得手足无措：我被第一志愿录取了，幸运之神站在了我的身边！

父亲说：“祝贺你，孩子！以后，还得走得再远一些，像这河，追求无止境啊。”

我的泪潸然而下。我突然明白，我刚刚走过了我生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夏天。那是父亲给予我的夏天，让我受益终生。

微笑的雪山

关小山在西藏边防部队当兵，这里是高山雪原，不用说，条件十分艰苦，可关小山留给战友们最深的印象是：微笑。这小子从踏上雪山第一天起，就把一张笑脸送给了大伙，因此，大伙也都特别喜欢他。

关小山口袋里有一件宝贝，那是他女朋友小娟的照片。姑娘长得特别水灵，一点不像农村人。战友们寂寞了，无聊了，就说：“小山，把你的娟妹子给咱解解眼馋。”关小山不掖不藏，大大方方地把照片拿出来，战友们一边看一边嫉妒地说：“你小子桃花运可真不错，说说，你耍了什么把戏把人家骗到手的？”

关小山狡黠地笑着，说：“这可是咱的武林秘笈，哪能轻易泄露？”

照片传到了五大三粗的庄大炮手里，只见他瞪着一双牛眼，夸张地吸溜着哈喇子，猛地在照片上亲了一口，嘴里还说：“这么标致的妹子，要是个物件该多好，咱兄弟一人一半。”

关小山一点也不恼，反而得意地笑开了花：“怎么样，味道不错吧？人是我，照片你随便亲。”

雪山与外界遥遥相隔，日子难免单调。临近中秋节，不少战友想家。可关小山照旧天天一副笑脸，庄大炮问他：“你小子就不想家？”

“想家干啥，哪有咱哥们儿在这大雪山舒服？”

庄大炮撇撇嘴：“骗鬼吧，不想爹不想娘，还能不想你的娟妹子？”

关小山嘿嘿乐了。说不想是假的，关小山夜里偷偷给小娟写信，让她给爹娘捎话，他一切都好，不要惦记。当然，信的末尾没忘了两个字：“吻你。”庄大炮悄悄溜到他身后，突然把信抢过来，看到那个“吻”字时，鼓着牛眼问：“小山，这个字咋念？”

关小山不羞不臊，给他念了一遍。庄大炮还是不明白：“这吻是个啥意思？”

关小山一脸坏笑，故意卖着关子：“吻嘛，就是握手的意思。”

庄大炮说：“不过瘾，换了我就说亲你。”

关小山笑得前仰后合，庄大炮还以为自己把关小山逗乐了，也咧着大嘴哈哈大笑起来。

转眼，中秋节到了。晚上，战友们搞联欢。虽然气氛热烈，但对亲人的思念还是让大家的情绪沉重了不少。这时，关小山突然笑眯眯地登上了台，说：“下面，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，大家呱呱唧唧。”

只要是关小山的笑脸一出场，大伙就开心不少。一阵掌声后，关小山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清清嗓子说：“现在，表演正式开始。我表演的节目是：我的情书。”

大伙都乐了，纷纷催促他赶快念。关小山撇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，把小娟刚来的信给大家念起来，到了最后一段，关小山改了词：“各位大哥们：你们别挂念我，我很好，爹娘都好。等明年夏天，我去看你们。你们亲爱的小娟。吻你！”念到这里，关小山来了一个响亮的飞吻，荡漾出一脸醉笑。

果然，关小山的情书让大家的情绪都高涨了起来，一阵哄笑后，有人唱家乡小调，有人说笑话，有人表演起了自编的三句半，就连庄大炮也扯着牛嗓子唱了一段河南豫剧。

回到宿舍，庄大炮缠着关小山，问小娟是不是明年真的会来。关小山甜蜜地点点头。庄大炮激动起来了，连声说着“太好了”，好像要来的可是他媳妇似的。关小山朝他肋巴上捅了一拳：“又想着分给你一半的美事了？嘿嘿，放心，美事我干，美梦归你。”

冬天到了，气候越来越恶劣。这天，关小山和庄大炮等战友外出巡逻，突然一阵狂风刮来，军犬被刮得脱了缰，关小山奋力追赶，不料脚下一滑，滚下了山崖……

万幸，关小山没死。战友们把他救回去后，关小山整整昏迷了一个星期。没想到，这小子一睁开眼，看到旁边的庄大炮，嘴角一动就是一个可爱的微笑。庄大炮眼窝湿了，说：“你小子，我真怕你醒不过来了呢。要是没了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

关小山说：“哪能呢，我命大福大造化大，阎王老子给我说了，我欠这雪山80年笑脸，想走也走不了啊。”

庄大炮憨憨地笑了。

第二年夏天，庄大炮又寻思着小娟来的事了。关小山说：“你这个傻大炮，这儿是女人来的地方吗？我那是逗着玩的，你要是想她，今晚我把照片借你搂着睡一夜。”

庄大炮搔搔头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日出月落，雪山边防的日子终于要画句号了。在退伍的前夕，关小山又收到了一封信。庄大炮问他信上写的啥，关小山幸福地笑着，说：“家里洞房都准备好了，小娟等着和我结婚哩。”庄大炮羡慕得不得了，又要讨信看。关小山推开他，说：“太肉麻了，不准看。”庄大炮说：“等着，早晚我得去你家，好好看看咱的娟妹子。”

不久，关小山微笑着告别了雪山，告别了战友。

一年后，庄大炮专程来看关小山。这是一个贫穷的乡村，关小山已经被村民选为了村主任，正带领乡亲们修路。一见庄大炮，关小山还是那副可爱的笑脸，庄大炮激动地和关小山来了一个拥抱，这笑脸他太怀念了。

关小山把他拉到家，庄大炮里外看了一圈，只有关小山老父亲一个人。庄大炮问：“小娟妹子呢？”关小山把他按在椅子上，说：“回娘家了，大炮，你先坐，我去整两个菜，咱哥儿俩好好喝几杯。”说着，便熟练地系上围裙，去了灶房。

庄大炮跟关小山的老父亲搭话，才知道老人精神有些痴呆。这时，关

小山上了酒菜，两人话不多说，先碰了三大杯。庄大炮又想问关小山的家事，可关小山只顾劝他喝酒，只字不提家里的情况。庄大炮终于觉得不对味儿，把酒杯放下，说：“小山，你别以为我憨，我一没见老娘，二没见小娟，你实话告诉我，家里到底出了啥事？”

关小山把一杯酒一饮而尽，说：“好吧，我告诉你，其实在我退伍前，我收到的那封信不是小娟的，而是一个邻居照我爹的意思代写的。信上说，我娘3个月前去世了，爹怕我伤心，所以没告诉我。小娟她……半年前就跟一个男的走了。爹是担心我退伍回来受打击，所以提前给我打了个预防针。从那以后，我爹受了刺激，精神就越来越恍惚……”

庄大炮怔了，张着大嘴呆呆地愣了老半天。末了，他鼻子一酸，问：“那你为啥不把真相告诉我，为啥你还笑着离开了部队？”

关小山望着远处，那里正是雪山高原的方向，说：“咱守雪山走高原的爷儿们，连阎王都不怕，还有啥能让咱撑不住的？我关小山离开部队，没啥可留的，就把咱的笑永远留给雪山吧！”

关小山说完，豪迈地笑了起来。可庄大炮分明看到，关小山的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……

收破烂的女人

收破烂的女人每天都会来我们的楼下，很响亮地叫：“谁家破烂拿来卖啦——”楼上的人，几乎都和女人打过交道。

收破烂的女人挺脏，一身旧衣服常常污着尘垢，脸上也蹭得黑一块灰一块的。因了这脏，大家对她的脸都不怎么注意，倒是她的声音，蛮悦耳的，叫大家都记住了。

有时没有破烂收，女人就握个自制的耙子，到垃圾道里翻拣，也小有收获。这时的女人，就像只觅食的老鼠。

这是底层人的生活，偶尔会得到我们些许麻木的怜悯，而更多时候，我们几乎完全把她忽略了，就像那些破烂、垃圾一样，她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。

我女儿是最讨厌这个女人的。每逢女人来我家收酒瓶、报纸之类的废品，她都下意识地捂着鼻子，躲得远远的，孩童的目光里竟有深深的鄙视。现在的孩子们哪，优越感太强。

“这女人真脏！”女儿说。

我不置可否。

对于女儿，我的心思都在她的学习上。女儿7岁，算得上聪明，可就是贪玩，粗心，成绩只是中上等。我问她：“你们班谁的成绩最好？”

“刘亚非。”

“他各方面都很优秀吗？”

“对，他还是我们的学习委员呢。”

看得出，女儿对这个刘亚非，是很佩服的。女儿说，刘亚非没有父亲，妈妈也下岗了，是个不幸的孩子。我感叹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，人穷志不短，往往有一种奋斗精神超越了现实的苦难。

“你要向刘亚非学习呀。”我说。

一向倔强的女儿没有反驳。

这天中午，我去学校接了女儿，带她到附近一个小菜馆吃饭。忽然，女儿惊喜地朝临桌喊：“刘亚非，你好！”

我循声望去，一个小男孩，很干净，很漂亮，在他的旁边，还坐着一个女人，同样的很干净，很漂亮。刘亚非礼貌地回应着，并介绍旁边的女人：“这是我妈妈。”那个女人也转过脸，看到我，像是遇到了熟人，莞尔一笑：“这么巧，也来吃饭呀？”

我懵懂地点着头。这女人我不认识，但她的眼神，又似乎在哪里见过……

下午我没事，一直待在家上网。近五点钟的时候，收破烂的女人又来了，照例地发着她的女高音：“谁家破烂拿来卖呀——”

我提了些废物，走下楼去。女人显然从风尘中一路走来，衣服脏着，脸黑着。见了我，笑了：“今天可太巧了，咱们的孩子还是同班同学呢。”

我顿然明白了，那个眼神，那个柔弱中透着坚强和乐观的眼神……

“是呀，真荣幸，你的儿子太优秀了！”我说。我的声音里第一次充满敬意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多少挣扎在底层的人，栉风沐雨，忍着饥寒，为生存而奔波。但他们有韧性，有信念，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承受力。在许多超越者的视线之外，他们的人格依然像苍松一样挺立、生长……

是的，在我眼前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，一个很干净、很漂亮的女人。

烟雨江山

细雨霏霏，浩渺混浊的江水和两岸绵亘的山峦都笼罩在一片溟濛之中。云霭低垂，心便在压抑中噤若寒蝉。我恍然觉得自己是一片江上的浮萍，在无主地漂游了。

已是近午时分，我似乎已忘却了饥饿，唯余大脑中无涯的苍茫。

横空的长笛撕裂了烟雨江山的凝固画面，长江如一尾大鲸，狂怒地撞击着两岸的山石。冷色的苍茫中，袅袅地，忽有一个硕长温存的倩影飘至我的面前。

“你饿吗？”她问，目光里涌动着一泉无言的关爱。

“我……”

沉默。

沉默中，我随了她去餐厅。她在我前面像一面高大的屏风遮蔽了我心中的云雨江风。

餐厅里，进餐的人多已散去，因此空间便极度的阔达和空寂。

我们坐在临窗的餐桌前，眺望江水，任凭破窗而入的江风揉搓着心中的那只绿苹果，是的，那只漂浮于我生命岁月里的绿苹果。

久久，无言。

终于，她为我斟上啤酒，举起杯，我们心照不宣，饮尽了。

“想家吗？”我问，不知是客套还是潜意识中流淌出的关怀。

“想儿子。”她答。